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霏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五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K2975  
(15)

双紅堂  
小説  
54(13)





科2975



紅樓夢卷五十七

第五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慧紫鵲情辭試琴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聾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甯不甚差別或有二三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甯不甚差別或有二三人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



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裡作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甯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俗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裡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

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他這般景况心中像澆了一盆冰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歎病了一邊想



一 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儻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紫鵲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甚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

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偕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



呢紫鵲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想到這裡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鵲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尙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

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甚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玉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



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恥

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我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鵲笑道在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歎歎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



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也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嬭嬭來一時李嬭嬭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搗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嬭嬭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擣頭放聲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嬭嬭搥牀倒

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者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甚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甚麼話那個馱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嬭嬭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



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拍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哭道我並沒說甚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甚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鵲聽說忙下牀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

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甚麼紫鵲忙道並沒敢說甚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鵲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鵲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甚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訣根子平白的哄他做甚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



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也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甚麼大病者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家便滿牀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没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

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能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榻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



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銕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

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眾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



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  
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  
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  
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  
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狀子聽  
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  
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  
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  
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  
拉他的手問道你爲甚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

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  
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總有  
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  
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  
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  
也大了連親也走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  
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  
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  
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道是句頑話他  
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



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過麼我病的  
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惱我一面說一面咬呀切  
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  
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  
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  
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  
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  
你寶玉聽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甚麼急紫鵲笑道你  
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  
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

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却  
愁他儻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  
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  
以我疑或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  
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了從此後再別愁  
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蘆兒的話活着俗們一處活着不活  
着俗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  
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纔睡  
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  
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



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  
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  
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  
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鵲聽說只  
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  
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  
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鵲來了問起原故已知大愈仍遣  
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  
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偕們去就那樣起來黛  
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

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  
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  
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甚麼蛆紫鵲笑道這  
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  
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  
明白硬朗的時節做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  
後熱儻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誰也完事只怕耽  
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  
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  
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憐新棄舊反目



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貧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了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入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甚麼好處說着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

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日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爲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



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這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甚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

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攔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我們家裡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心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



過甯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其處閒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

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於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尙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想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可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



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煙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煙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了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煙道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甚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甚麼他那些媽媽了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

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設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是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煙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



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  
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  
罷那當票子叫了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在  
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知  
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甚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  
釵笑道這開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儻或知道了好說人沒  
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  
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  
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  
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

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  
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媽和大舅  
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  
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  
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  
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國呢若有姻緣的總久  
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  
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  
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  
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偕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姣兒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没娘的入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姣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

姐姐你傷心你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哥哥還沒定親事爲甚麼反將那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甚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



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攬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一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耍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

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釵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甚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甚麼打我紫鵲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



爲甚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甚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子去了紫鵲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買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甚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了鬢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甚麼帳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賣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

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甚麼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真是個馱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候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馱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馱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馱了天下老鴿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聞是那裡拾的湘



雲方欲說是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  
勾了帳的香菱拿着些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  
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  
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  
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篆兒悄悄  
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  
他們出去了我就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  
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賞我裳不成既當  
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  
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冤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

也要感嘆起來了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三  
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了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  
着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  
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  
平兒你又充甚麼荆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  
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俗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  
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  
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紫鵝拒斥寶玉暗伏黛玉死後不睬寶玉情事



紫鵑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歎謊言試寶玉致寶玉  
痰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

借紫鵑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  
不漏又卽借吃燕窩說起明年回去絕無有心痕迹  
真是天衣無縫

寶玉發歎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鵑則紫鵑無由尋  
試寶玉鬪筍處自然無迹

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寫痰迷人如畫

寶玉向紫鵑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襯後來  
一死一生

紫鵑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說故借紫  
鵑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線畫出  
夾敘邢岫烟事旁襯黛玉之婚姻無就

寶釵替邢岫烟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  
愚呆衆人之勢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  
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  
理

黛玉與寶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線者寶釵與寶玉  
是已拴紅線者故卽於薛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個  
隨後又插入紫鵑是紅線不曾牽帶者



寶釵先說薛蟠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玉便不唐哭紫  
鵲試寶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  
必配寶玉皆反襯後文

紅樓夢卷五十七終

紅樓夢卷五十八

第五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牕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  
笑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  
老太妃已薨凡語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  
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  
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  
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  
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